

人物素描

Culture and Arts

不是過客

本報記者 李夢

內地來港藝術家側寫



△劉揚覺得相比北京，香港為他個人提供的舞台更廣闊

△王維在《明月何曾是兩鄉》中擔演男主角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文化中心大劇院，舞劇《藍花花》演畢。主演陳俊壓軸謝幕，右腿單腿觸地旋轉三周，引來台下陣陣尖叫。可鼓掌叫好的觀眾並不知道，這動作的支撐腿，重傷過四次。

其中的三次，都發生在陳俊加入香港舞蹈團的十一年裡。「最近一次（受傷）大概四年前，坐車去醫院的路上我哭了，覺得自己不能跳了。」

可那並不是他和舞蹈告別的時候。「本以為路已走盡，但現在看，遠沒有走完。」

舞者陳俊

認識陳俊的人都說，他的路「一直挺順」。北京舞蹈學院附中畢業晚會上，香港演藝學院中國舞系主任劉友蘭看中他，邀他去香港讀書，畢業後加入香港舞蹈團。

香港演藝學院一九八五年建校，一直是本地唯一一間藝術類大專院校。可直到一九九七年，才有首位主修中國舞的本科生畢業。

當年劉友蘭和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蔣華軒意圖在港發展中國舞，甚至去跟入境事務處談話，希望政府放寬對內地舞蹈專才的簽證限制。

那時的陳俊，對香港並不陌生。蠱惑仔電影、張學友的歌和《老夫子》漫畫，都是他的心頭好。只是，十七歲的陳俊並不會明白劉、蔣二人的苦心。「當時覺得去了香港，就跳不成中國舞了。」對這個外人眼中的難得機會，他「一口回絕了」。

「在香港，你一樣可以跳。」劉友蘭這話，陳俊一直記得。沒多久，香港舞蹈團寄來一份合約，請他主演建團二十年作品《梁祝》。

《梁祝》借用中國傳統素材，惟講故事方式少些程式化的「紅網舞正步走」。遠道而來的那個大信封和那種新鮮的舞蹈語彙，吸引了陳俊。他記得，那是二〇〇一年七月。

同年三月，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首次提出「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旨在「滿足香港人才需求」。六月初，計劃正式接受申請。

依入境事務處報告，今年四月至九月間，透過「專才計劃」來港的三千三百多位內地人中，有約五百七十人從事文化藝術相關工作，佔申請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七，僅次於學術研究及教育類專才。

「內地舞者的基本功好。」香港舞蹈團現任藝術總監梁國城說。因內地舞蹈院校開設附小或附中，學生通常七、八歲開始練功，十七、八歲時已可擔綱大型舞劇主角。而在香港



▲北京舞蹈學院附中畢業後，陳俊來港參演香港舞蹈團建團二十周年作品《梁祝》

，這年紀的孩子剛高中畢業，還在考慮要不要進演藝學院，要不要以舞蹈為職業。

如今，香港舞蹈團包括陳俊在內的三位首席舞者，全部來自內地。全團三十位舞者，二十二位來自內地。新入團的本地舞者，排練中甚至主動用普通話與團裡內地背景的資深舞者聊天，希望可以學到些舞蹈身段和手上的技巧。

演員王維

就在陳俊說服看多了蠱惑仔電影、覺得香港「遍地黑幫」的媽媽同意他來這城市「看一看」時，回歸翌年來港的王維，跑了近兩年龍套，在香港話劇團二〇〇一年三月公演的《明月何曾是兩鄉》中當上男主角。

這戲講了內地年輕人來港接家手族生意的故事。「（主人公）和我背景很像。」王維說，彼時駐團編劇會根據演員特點，「度身訂造」劇本。

與從小迷戀舞蹈、媽媽在舞團工作的陳俊不同，王維家中並沒人搞戲劇，他也從未動過當演員的念頭。中學時他領一班同學演《皇帝的新衣》，「只是覺得好玩」。

直到廣東藝術學院來他就讀的中學選演員，「要既會普通話又會廣東話的」。北京出生、廣州長大的王維被選中。「當時覺得挺高尚，搞藝術嘛。」

學了三年戲劇，畢業，王維和一班同學往廣東話劇院實習。一九九六年前後正逢內地話劇市場萎縮，「根本沒戲演」。結果，「全班跑龍套」，或者去外面配音、演電視劇。

「這是當時，包括現在，內地大多數話劇團體演員的出路。」王維說。

說「沒戲演」也不盡然，因政府每年總會指派「送戲下鄉」任務。王維他們排了齣《新三字經》，「宣傳五講四美」。他最記得去潮州某村演出的情形。「舞台十六年沒用過，死老鼠死蟑螂什麼都有。」演員在台上演，台下觀眾抽煙喝酒划拳，「愛幹嘛幹嘛」。

滿腦子藝術理想的他面對那張積了十六年灰的舞台時，「落差有些大」。因此，香港話劇團招請雙語演員的通告一貼出來，王維就報了名。

「招請內地演員，是劇團發展需要。」香港話劇團現任藝術總監陳啟權說。劇團雖以廣東話演出為主，間或也排些普通話劇目，帶去內地或台灣演出。

經面試，王維和院裡同事孫力民被選中。「當時香港對內地人來說，還是個遍地黃金遍地機會的地方。」王維說。

胡琴劉揚

「黃金」和「機會」，也是香港中樂團中胡首席劉揚十年前隻身來港的原因。曾獲全國二胡比賽冠軍的他，在北京樂團工作六年，每月工資和演出津貼加起來，只兩、三千元人民幣。

「工資高是我來香港的主要原因。」三十歲才想到來港的劉揚坦言。而且，相比高手如林的北京，香港為他提供的舞台，「會更廣闊」。

二〇〇五年，文化部與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簽署「文化CEPA」（《內地與香港特區更緊密文化關係安排協議書》），這是內地與香港在文化領域簽署的首個正式合作文件。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內地有大量高水平文化藝術團體和人才，香港有大批高素質管理及文化經營人才，兩地在文化交流與合作方面，優勢互補明顯。

二〇〇七年，特區政府開放「優才計劃」，予內地及海外「高技術人才或優才」申請。至今，已有鋼琴家郎朗和李雲迪、演員章子怡和湯唯等獲批來港定居。

湯唯因主演本地知名編劇岸西執導的《月滿軒尼詩》，獲二〇一〇年台灣金馬獎和二〇一一年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提名。今個樂季，李雲迪和郎朗兩人相繼來港表演：前者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後者舉辦獨奏會，門票開售當日便幾近售罄。

因中西交融的文化語境和較寬鬆的政策規限，香港提供給藝術家個人的舞台會更廣闊。不過，這舞台畢竟與內地的不同，要花時間調校心態。

劉揚沒想到來港半年便遇上「沙士」，樂團的排練演出全停了；陳俊沒想到偌大個舞團竟蝸居在四圍滿是魚腥味的上環，「還要和（香港）話劇團共用一層八樓」；王維沒想到來了香港依舊跑龍套，也沒想到自己居然好心幫了倒忙。

王維祖籍哈爾濱，東北人，熱心腸。實習那會兒，他和布景組同事關係好，演出前後常幫忙搭台。來了香港，某次演出前見技術人員在鋪線，他「想搭把手」，竟被同事喝止。

「當時覺得挺受傷，怎麼好心幫忙反被臭罵一頓？」事後王維才知道，在香港，一個專業劇團分工細緻各司其職，「不歸你管，你碰都不要碰。」

「也不能說哪樣好哪樣不好。」王維說：「來了，就得適應。」之前在廣州，一個團一百五十人，每年才一、兩齣戲；來了香港，全團不過三十幾人，「一年竟要排七齣戲」。

登台機會多了，壓力也自然大。曾為牛津大學出版社錄製中小學國語及粵語教材的王維試過兼職教學生朗誦，後來發現堅持不下去，「團裡任務太重」。

採訪當日，王維正排練將於明年一月重演的音樂劇《頂頭鐘》，上午十點到下午六點，中間只一小時午休。午飯時他接到通知，說隔天下午排練後演員要留下，參與新戲角色選選。

每次演出前都有遴選，沒有誰是永遠的主角。就像劉揚所在的中樂團招考中胡首席，團員非團員一起考試。前三輪演奏考核，一道屏風拉起來，選手考官誰也見不到誰。

「習慣了，現在回去反而不習慣。」王維某次去廣東話劇院，見到團裡計劃表上總寫著「沒演出」，見到當年同事依然過著團裡掛名團外接活兒的日子，就想：「幸虧來香港了。」

在陳啟權看來，內地舞台劇演員注重身體語言和聲線，香港演員經西方戲劇體系訓練，偏重內心情感描摹。「各有各好，加在一起更好。」他說：「我們從未停止物色內地優秀演員。」

結婚成家落地生根

「在哪兒工作，就住在哪兒唄。」劉揚說，雖然他偶爾會懷念當年在北京，同事住一棟樓往來熱鬧的情形。他所在的中胡聲部一共八名樂手，全部來自內地。有時放工後，大家也約出去，一起吃飯聊天。

剛來那幾年，劉揚受不了這裡冬春的潮濕，現在也不覺了。甚至，他也不必專程回廣州姐姐家吃辣椒醬解饞了，「香港的川菜館多了很多」。不過，十年來他的廣東話一直長進不大，自嘲「連說超過七個字一準露餡」。父母隔探親從從湖南老家來看他，頂多住一個月。「不習慣，電視都看不懂」。

閒暇時，劉揚也教學生。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二十九位兼職講師中，其中十四位是劉揚這樣內地來港、中樂團任職的樂師。

對陳俊來說，不離開的原因是舞蹈，而非這城市的其他。「來了這麼多年，我甚至沒去過海洋公園。」年初朋友請他去元朗吃盆菜，他才知道香港的風景「這麼多層次」，並不只是上環到銅鑼灣。

兩年前升至首席舞者，陳俊如今每年主演四、五齣作品，忙，「睡前都想動作」，但他有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比如獨自端杯爆米花看電影。他最近看了《白鹿原》，覺得美，「滿眼是闊大的金黃」。

他甚至覺得看電影對他跳舞編舞，也有幫助。明年，他又將參與團裡「八樓平台」編舞項目，這回想嘗試長作品，講一段愛，簡單，卻清晰動人。「最重要是觀眾有共鳴。」陳俊跳舞十多年，最看不慣一段舞不明不白，硬把觀眾看暈了。

「中國舞畢竟不是香港本土的東西。」陳俊說。他們想用舞蹈語言將中國傳統文化講給香港觀眾聽。「有繼承有傳揚，這也是我們追求的一個夢。」採訪中，他常說「我們」，而不是「我」。

兩年前，因為右膝舊傷，陳俊略過排練直接登台，主演《雙燕》。不想，傷痛和「不準備」反為他拿到「香港舞蹈年獎」中「最值得得獎男舞蹈員獎」。頒獎禮上致辭時，他感謝跳舞，給了他幸福。

雖然陳俊覺得這幸福路還未走盡，媽媽卻不同意他再跳了，一來因為傷，二來媽媽覺得，這年紀的男孩子，能做的還有很多。「有時候整晚睡不着，想自己為什麼留下？我有很多理由放棄舞蹈。」

可他卻從十一年前第一次看舞團排練起，就愛上這半層八樓。今年，陳俊和八樓裡一起跳舞的女子結了婚。不久前，他在微博上貼了張圖，是一張小床，嶄新的。

王維也是一早沒了「過客」心態，「就是這兒的人了」，雖然他承認，不論思維或生活方式，內地和香港總有不同。「就像吃慣了拉麵，突然給你比薩。」他說：「你可以一輩子懷念拉麵，可以一輩子吃不慣比薩，但吃都吃了，為何不好好嘗嘗？」



▲上環市政中心八樓的香港舞蹈團 本報攝



▲陳俊留在香港的原因，是舞蹈

放寬心態 碰撞交流

採訪後記

來，因為夢想，因為更充足的機會更廣闊的平台；留下，需要適應衣食起居，要將自己的藝術理念置於香港這中西融會的文化語境中再審視。前文採訪的三位，或許無法涵括內地藝術家來港發展的各種因由和處境，卻足以反映出某種偶然，某種際遇某種顧慮，以及某種對未來的期冀。

香港與內地文化同根同脈，過往百年間交流互動從未止息。回歸前，香港流行文化如電影和粵語流行曲等進入內地，影響了幾代內地青年。

彼時的香港，對陳俊、王維和劉揚等來說，是時尚流行元素編織起的「想像」，是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是張國榮的歌，是喇叭褲和收音機裡的「港台音」。外來文化經由香港「中轉」並「再加工」後傳入內地，為當時的內地民眾提供了不同於樣板戲和集體舞的另類新鮮。

回歸後，受惠於「文化CEPA」等政策以及政府和民間的資金支持，內地不再一味接受，香港也不再一味輸出，兩地互補互惠，交流更加順暢，也更見底氣。在這樣的互動中，內地來港的藝術家經意或不經意地扮演了「譯者」角色，為突破大文化背景下文化交流間溝通的瓶頸，不斷努力。

「來香港這麼多年，我早已是這兒的人了。」採訪中，筆者不時聽到這樣的話。拋開「過客」心態，這些內地出生長大、因種種原因來港定居發展的藝術工作者，將這裡當成了「家」，而不是「住處」。

其實，若放寬心態看，內地與香港間從不存在「文化同質」的可能，更毋須警惕所謂「文化入侵」論調。有香港流行文化北上傳播，也有內地藝術家南下試水，各取所需，互助互益，何樂不為？香港這個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這個「家」，應容得下異見，容得下爭論以及不同的聲音。

但願未來，顧慮愈少，希望愈大。